

随心三题

叶延滨



遥远

伊犁是遥远的地方，当年林则徐就被流放到这里，就是因为伊犁遥远。皇帝心想，让林老先生远远地呆着，不见不烦。1842年8月，57岁的林则徐大病初愈，携长子、三子、四子雇了一辆马车，离开养病4个月的西安前往伊犁。官员礼送郊外。林则徐与夫人郑淑卿作别，并吟哦《赴戍登程，口占示家人》二首。其中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？”成为千古名句，为后人传诵。林则徐在3个儿子陪同下，自西安到达陕西乾州，长子林汝舟送至此地返回侍母；1842年12月，林则徐父子三人经过4个月的长途跋涉，从西安终于到达戍所伊犁惠远城。先期流放到伊犁的原两广总督、林则徐的禁烟亲密战友邓廷桢出城迎接。禁烟钦差大臣流放边陲，风霜雨雪中4个月漫漫长途跋涉，荣辱得失，足够想透彻想明白。在遥远的伊犁，林则徐屯垦戍边，真是“宁静致远”，让有点像口号的诗句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？”有了血肉与精神。

我也到过伊犁。早上登机，向西，中午飞机经停乌鲁木齐，小憩后再登机，一小时后到达伊犁机场。友人来接，连连说道：“太遥远了，辛苦了！”遥远的唯一证据是手机时间22点了，太阳还挂在天边。

一与二

我做过两件与诗有关，同时也与数字有关的事情。一件是为北京交通管理局写交通安全广告词。另一件是给北京广播学院写过校歌《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》。“白杨”歌词是我30多年前，在学校当学生时写的，现在中国传媒大学还在唱这首学生写的校歌，这是传媒大学的“以学生为本”光荣传统的体现。但是从一开始，就有人质疑歌词作者不懂数学：“校园的大路两旁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……”两旁怎么就一排呢？问得多了，我只好出来解释：这是写诗。全文应该是：你看这校园的两边，左边有，右边也有，各有一排年轻的白杨……但这样就是写散文了，不是诗，也没有办法唱。唱歌的人，没有觉得有问题，他们唱“校园的大路两旁”，脑袋左右这么一摆，“有一排年轻的白杨”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给北京交管局写广告，是20年前了，说是公益，免费给长安街换新广告牌写广告。写的广告中，也有一条与数字有关：“司机一滴酒 亲人两行泪”。这两句话之间的跳跃比歌词还大，但没有一个人提出：一滴酒怎么就成了两行泪了？当然也有较真的，心里暗暗说：“我喝了半辈子了，何止一滴，起码一桶，也没弄出老婆的两行泪！”那是另话，叫懂了装不懂。

临时成员

前些天，我对“农民工”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提出了疑问，写了一篇文章《中国的产业工人到哪里去了？》，以一个诗人的天真，努力为“农民工”正名，报纸登了后还有不少转载，但还是依旧叫“农民工”，因为城市还不能给他们城市“产业工人”的那份基本的福利，他们只是城市“临时成员”。

终于迎来了户籍改革，取消了城乡二元结构，都叫“居民”。大家都欢呼这一巨大的改变，只是，这些年，我常常在乡下走动，见到的多是老人和留守儿童（留守两字表示即将离开），他们也只是农村的“临时成员”。

《猎狐行动》记载
猎狐行动最前端故事

由全国公安文联、作家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吕铮纪实文学作品《猎狐行动》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。2014年7月22日至年底，公安部部署开展了代号为“猎狐2014”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，从69个国家和地区缉捕经济犯罪嫌疑人680名。身为经侦警察的吕铮是猎狐专项行动组成员，直接参与多次重大跨国缉捕行动，在工作之余，利用一切时间投入大量精力，密集采访每一名行动队员，深挖行动背后的感人故事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独家素材。《猎狐行动》全部取材于真实的“猎狐”案例，在猎狐行动最前端的精彩故事里选取了最为精华的部分，全景式地再现了缉捕行动全过程，也首次深度剖析了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过程，真实再现了他们潜逃境外生活境况。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称此书是“猎狐行动”的一个“文学战报”。评论家胡平认为，《猎狐行动》现实感特别强，写出了社会内涵、文化内涵、人生内涵。

海峡两岸闻涛声

王晓红

难以割舍的挂念。

我们冒着大雪，从四面八方赶到庄严肃穆的八宝山，都希望再多看刘老师一眼，多送他一程。送别的队伍排得很长很长，500多人来自海峡两岸、祖国各地、社会各界。在告别室里，我见到了杜紫宸、余日新、徐基生、焦佑儒等台湾著名专家和企业界人士，他们从海峡两岸飞来，只为送刘老师最后一程。紫宸先生说：“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送一个人从台湾飞往大陆，以后也不会再有。刘所长的确太了不起了，这样的人我还从来没见过。他对所有的人都那么真诚，并不是因为你有钱有势。他在台湾很受尊重，他搞了一辈子对台工作，去了许多次台湾，却只是工作，从不游玩。去年他带着家人去台湾，才第一次去看阿里山。”

是啊，只要与刘老师有过交往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能讲出他一串串动人的故事。台湾国民党智库执行长尹启铭说，过去我一到北京，总觉得有了困难还有个靠山，因为有刘老师在，可这次来觉得空落落的，因为刘老师走了。2008年之前，两岸很少往来，要吸引台商到大陆来投资，就要增进两岸沟通互信和了解，于是，我们共同推动两岸产业搭桥计划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刘老师是两岸产业合作大陆方的召集人，我们接触较多。我们个性很接近，都有浓厚的儒家思想，他笑起来，眼睛总是眯成一条线，让人觉得很温暖。他待人真诚，我们每次谈话他都带着笔记本，我一边讲，他一边记，一丝不苟，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敬业。我们共同推动了两岸无线城市、LED、物流的产业合作。他创办的台湾研究所对于推动两岸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刘震涛的女婿王有柱说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他是一个严格的家长，我写的每一份东西他都要修改。作为他的女婿，他在外面总让我离他远一点，也不会介绍我，怕我沾他的光。我们看到台湾房价便宜，想在台湾买房，可他说，谁都可以买，唯独你们不能买，不能到台湾炒房。他认为，台湾企业的管理经验比西方更



易于让我们接受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们先后带领大陆1500名总经理赴台学习，改变了大陆企业对台湾的认识。他住院时还说，要去台湾建立中小企业交流中心。如今，这个愿望我们会替他实现的。他作为两岸产业合作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，为两岸“搭桥专案”赴台考察几十次。在他的推动倡导下，一个又一个两岸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搭建起来，一个又一个台商企业在祖国大陆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

在我们心目中，刘老师就像大树一样可以依赖。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学者，都是在他的培养熏陶和影响下，开始致力于两岸关系研究、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合作，逐步成长起来的。他没有一点官员的架子，也不摆大专家的谱儿，十分平民化。他为我创造了许多学习交流机会，我也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他的睿智、学识和忘我工作的精神。

今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午，我们去医院看他，由于没有化疗，他的面色很好，见到我们来了，十分高兴，虽然说话气力较弱，但还是与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。他笑着说，春节可以回家过了。但谁都没有想到，这是最后一面。

雪地青松

阮文生

爬过去。细梢划破了脸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江书宏在瞻前顾后地带着队伍。噗通一声，郑小东脚下重重地滑了，身子倒向了悬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邵学前死死地将郑小东拽住了。醒过神来的邵顺飞他们又一起紧紧地拉住了邵学前。

江书宏责任重大，要对求援的人也要对队员的安全负责。得用铲子铲出路来，费了好大的劲，冰冻才给出一点点面子，托住匆匆的脚步。这样的风雪夜行走大峡谷，可是从来没有的。当然也要慢慢点好，可那边需要快点再快点，雪地里的生命气息已经细若游丝。香港人又冷又饿又虚脱。大峡谷里信号时有时无，对方的手机快没电了。大家急了，有一段路干脆用屁股滑下去，6个人就像一串天外撒来的逗点，通顺了雪夜里的长篇。

终于找到了蜷曲着身子的梁

先生！他被困了一天。美丽的景色，让他不断深入大峡谷，忘了时间、冰雪和危险。此刻，他太需要温暖和食物了，毯子披上来了，散发着奶香的面包递过来了。他的手在抖动，矿泉水冻成了冰块，火腿肠的碎屑在僵硬的胡须上颤动着。毕竟梁先生好好地活着，就是雪夜对救援队的最大奖励。

新的情况出现了。路上好不容易铲出的部分，早已丢失得无影无踪。往上走，大晴天也是一件很难的活儿。雪花在不断地飘向险峻，几尺长的冰溜子从虚空中突然伸出，冬天的利器在冰凉着黄山的颜面。石级挂在峭壁上也挂在冰雪里，奇滑无比。江书宏试了几下，知道了风险。蜀道没有这样难啊！别说上青天，就是爬高一米，也成了神话。江书宏赶紧向指挥部报告。大峡谷给救援队设计了走法：不能上只能下，从山脚的焦村突围！

大家豁出去了。6个人的队伍，一半在前探路一半殿后，将梁先生紧紧地护在中间。

雪深过膝，只能凭经验判断路线，还要多个心眼：底下是不是悬崖？雪地里行走，就像梦里的跑，快不起来，胸口还堵得厉害，呼哧呼哧声此起彼伏。跌倒了，爬起来。一寸一寸地向前。外面衣服被冻得硬邦邦的，里面却在无声地冒汗水。白雪茫茫，看不到尽头。雪花一分一秒成坡成坎了，迈过去都要付出汗水和代价。体力消耗太大，

也不知走到了哪里，熟悉的地名全丢进了雪里。江书宏的一部相机也丢了。

好不容易到了轿桥庵，两条溪水仍在响亮地飞溅。一转弯，大家呆了，塌方了，一大堆泥石堵死了通道。只能从石壁上绕过去，在崖岩上选点，等于在暗夜里穿针引线。绳子好歹系住了，江书宏一马当先，他摸索着崖上的路线，脚下的碎石在稀里哗啦地响，掉到壑底的声音好半天传上来。江书宏一个趔趄！摇晃的身影，在虚空中疙瘩了一下，绳子飞快地在腕上绕了几圈，把山壁和大崖给扳到了下面。江书宏踩住尖石利岩，一步步地远离了吞食的危险。大家松了口气，一场虚惊雪片一样掠过了。

几经周折，梁先生已经无法站立。几个人居然找到了一块门板，让梁躺在上面，大家轮着抱，咔嚓咔嚓地向前。大崖上的青松，更像打开的翅膀，掠过风雪掠过深渊掠过时光，一种非常的气概，在长空里腾升开来。绝壁悬崖上的风景让冰雪衬托得更加壮美。

终于，黎明从白雪里露出了浅浅的胭脂色。接应的队伍来了，救护车旁一大壶滚烫的姜汤，飘起了浓浓的香气，可是救援队员们的手，已经捧不住东西了，指头红肿得弯不过来，脚和鞋冻在一起怎么也拉扯不开。醒来的疲倦也在传染着似的，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，哈欠不断地张开嘴巴。黎明喧闹起来！那些警服带着热望带着冲动，就像春潮漫过了白雪。拧紧的眉头舒展了，听见接应人员的呼唤，他们眼里满是晶亮的泪水。

□散文

女人的包

虔 谦（美国）



很早就意识到男女的一大不同：女人出门都带包；男人则是肩不垮，手不拿。真正注意上包，是从戴安娜美遍全球的时候开始的。女人的包和她们的穿戴一样，体现着女人的内涵、喜好和气质。

衣柜里有各式各样、各种色彩装饰的包，有的是自己历年来买的，更多的是朋友送的。从本性上讲，我喜欢雅致、造型简单的包，不要太大，也不需要很多兜兜和装饰。有一年夏季，我因了要去台湾旅游的缘故，买了一个很阳光的包，天蓝、嫩绿和橙色花纹，使这个包和夏季的台湾相当合拍。去参加文学活动时，我常背一个黑底、坠着银色圆形饰物的包。出席电影节的那一次，我则是夹着一个淡粉色调的手拿包。

不过，长年累月，我能用上自己心仪的包的机会很少。更多的时候是在上班时用，而上班对包的要求完全不同。上班用的包要足够大，里面分层，外面带些兜兜，这样才能分门别类装东西。我用过一个深绿色的挎包。由于设计上有点问题，发生车祸的那一次，我竟然没有找到包里的手机！那以后，我换了一个乳白和银色相间的包，能立得住，包里分层清楚，不会让我找不着东西。

我究竟有多少东西得放包里？说起这个可就复杂了。一般的物件如钱包、支票、证件、手机、笔、纸巾一类，已经占去相当一些空间。我呢，还需要装一些特殊的物品。工作方面还算简单，只需要一个暗兜。麻烦的是和身体状况有关的东西。光是眼镜就有三副：开车用的，看电脑用的和看投影仪用的。眼药水也有好几种：水状的，胶状的，一般润眼剂和调解眼睛疲劳的……

由于身体状况颇多，我上班时带一个包不够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上班要带三个包：一个就是上述的小型挎包，此外还有两个中型挎包。不是我乐意要辛苦，而是真的就需要这么多。一个包专门装药，吃的和外用的。身体有多少毛病，就有多少药要带；有的药要带好几种，比如消炎药。

我的另一个中型挎包则主要装甜食。身体差，工作繁重，劳累之余我就会去冲杯咖啡；而一碰咖啡，我就条件反射般地想吃甜食——享受生活么。甜食，也是多种多样的。这么一来，三个包就都是鼓鼓囊囊的了。

同事们见状，常会拿我开心，说我是把家里的东西全带着上班了。他们哪里知道我的难处。我的出勤率高居榜首；早退率低居榜尾。同事不定以为我身体有多棒呢。

如今，同事们也没得笑了，因为我已去掉一个包，只带两个包上班。女职员上班两个包是很普通的事。比如莎琳，她喜欢在休息期间织毛衣勾花边，所以她要专门提一个“针线包”。现在我为什么少带一个包？因为身体又有新问题，不得不戒甜点……

今天好友来探，聊起了包。我说昨天上街看到一个手提包，特可爱。“可爱不实用呀！你不知道我公司里有多少文件要带！”她日常用的是一个满大的梯形黑提包。

看来，女人的包不仅仅是女人内涵、喜好、气质的显现；一个女人的包，也活生生体现着她的人生、她的抗压度、她与生活艰难的对峙实情。

紧张和枯燥的日子里，需要一点可爱，一点温馨和乐趣。

“阅读：向大家致敬”
讲坛举办

在北京出版集团大众文化讲座举办十周年、第100期之际，以“阅读：向大家致敬”为主题的讲坛活动于世界读书日在京举行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仁珪、文学评论家贺绍俊、诗人四川等以主题演讲形式诠释他们对阅读的热情。赵仁珪介绍了启功先生的读书方法，贺绍俊强调阅读文学类图书的意义和价值，四川从诗歌创作独特视角诠释了大家的理想追求，演播艺术家李野墨朗诵了《平凡的世界》片段。

“京版大众文化讲座”和“世界图书和版权日讲坛活动”是北京出版集团立足自身文化资源，精心策划打造的品牌公益活动，开办十余年来，得到了读者的热情响应和社会广泛关注。



□散文

